

佛祖歷代通載

十八

佛祖應代通載卷第二十目錄

南宗高宗

西竺蘇陀室利法師 東都天寧克勤禪師
 姑胥虎丘紹隆禪師 徑山佛智端裕禪師
 大滙牧庵法忠禪師 高亭真歇清了禪師
 感山曉瑩禪師撰羅湖野錄
 慶元天童正覺禪師

孝宗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杭州徑山宗杲禪師
 徑山大禪了明禪師 石室祖瑋禪師

道載二一夫

袁州慈化印肅禪師 金國慶壽教身禪師
 靈隱瞎堂惠遠禪師 帝製原道論
 福州東禪刊天台教 四明延慶可觀法師
 帝註圓覺徑賜徑山 宋遣宇文虛中之金

寧宗

靈隱松源崇岳禪師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
 紫微觀記元遺山作
 李屏山闢鳴道集十九篇
 吽哈囉悉利幢記 金國佛光道悟禪師
 平江資壽妙總禪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南宋姓趙氏○不輕曰南凌高孝光靈理夜

丁未高宗構母韋妃徽宗靖康初嘗出使幹離不軍是冬生

離不再來奉詔再使耿宗澤及磁人行至相州民遮道

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及磁人亦止之相州守

亦以蟬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亦止之相州守

州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相

宗澤為副速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相州北門

清河至大名聞京城陷請進兵向京城伯彥不可

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河

間守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張邦昌為

金所立二帝北行邦昌迎元祐孟后聽政文武官

吏皆勸進邦昌下手書以迎立康王告中外有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

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書來邦昌繼至

伏地慟哭請死使人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

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即位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庚戌上自正月至温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曰浴日宸

翰輝暎○單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寺○秦檜歸

自金受撻粹意專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豫

為帝國號齊年改阜昌

辛亥紹興元年○張浚姤能殺曲端盡失陝西地

金國迎請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

安奉於閔忠寺供養凡住十二年

通載二十未

一

乙卯

金熙宗立

名亶元名曷刺馬太祖嫡孫宗
凌之子治十四年完顏亮弑之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礼文殊于五臺善閑呪
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弥加重時羽士蕭真人亦高
士也技術難問皆為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
唐括相公讚其真曰似二是一或云奇蘇陀室利西
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
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呪龍落地赭
色伽黎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
陀波利借路重来五峯遊礼我五佛冠曷殊何異圓

道藏卷二十一

二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著
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
後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恃謁昭
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関見真如喆公頗有省時慶
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
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
道者師恃豪辨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
日涅槃堂孤燈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
定惠疾病幾死曰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

喆音

爆校

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
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然大悟即以告演演詰
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
高枕矣師曰以是事語佛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
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
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教之二公
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
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
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

道藏卷之六

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
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尔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
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
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
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
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
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
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
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
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

寢
浸音

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
湘西道林初潭帥周公曰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
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
焉政和末有 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
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
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
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
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
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
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

道藏二一卷

四

撼聲

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恁麼則坐
斷十方譬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曰果不昧曰果
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瀉山撼門三下又作
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
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
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掇
却許多建立撼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
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躡
躡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無影杖子煞耳山前林
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閒家具深雪之中直

輓音哀

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
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
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朝音庭派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在康邸屢
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
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
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
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
心初無間然 太上太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

通載二十卷

五

歸老 朝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
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
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
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
真覺禪師塔曰寂照

丙辰

五月收免丁錢。

徽宗凶問至以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寂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
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
五歲而束包曳杖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
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曰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誓敬區

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誓效尔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膏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曰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馱脚馬脚師曰廣南蛮道什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噀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併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蜜禪

道藏二一末

六

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馮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峯下適彰

索格所

犇音奔

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帟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曩之同參輻湊川犇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金廢劉豫齊滅

通載二十一卷

七

丁巳

戊午

秦檜為右相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奸人相矣

○金天眷元年

己未

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庚申

西夏

仁宗拓跋仁孝立乾順子改年大慶

辛酉

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

○張九成登徑山適大惠升座有神臂

弓之語秦檜秉國謂議朝廷窳師衛陽

○金改皇統

壬戌

行徑界田糧○韋太后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大師于上京宮側

初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亥

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

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西夏元慶元年

乙丑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謚

佛覺佑國大禪師

丙寅

正月詔毀淫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号登國師座特賜

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

后親奉接足礼授

丁卯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

佛智端裕禪師入窀師吳越錢氏之裔嗣圓悟初住

道載二十卷

八

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勅住

建康保寧移萬壽又迁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

靈隱秋又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寺

己巳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

初名字烈殺蓋自立迁於龜山寺

改年天德○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迁化名法忠姓姚四明鄞

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娘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

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

九試所業得度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疏義入微

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曰有疑於

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之言下知有
機不教交使其南詢造闍之雪峯與常暉師語復不
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
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縱步水磨歛睹牌額書
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膺之疑泮然冰釋遂說偈曰轉
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
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
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着
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
佛眼為之解頤師遂作礼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

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海
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尺內空且
絮師兀然其中逾旬浹遠近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
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蒸却一株煩惱薪
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迺玄謁湛堂準
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龍法社鼎
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白德威解敢櫻其
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不懼生死是不死心
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
至湘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浪衡嶽眷

車轍靈岩之石惟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
庵棲遲二十余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
累日而忘食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為
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為不足一時士夫無不
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
於眾望師掉頭不顧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
禪勸請師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搥鼓于堂致
師于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曰咄哉黃
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官差逼殺人昔聞其
言今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

通載二卷

濟川撰開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惠劍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既應世以荷
負宗教為己任亦不怯玄留故自勝業遷南木雲蓋
公安大瀉五刹復赴豫章帥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
邢公孝揚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蕪源絕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羣鵲飛鳴師顧之笑曰吾將行
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
長空書畢復謂眾曰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
訖瞑目而寐

庚午

金殿度僧道

辛未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

撥以贍學

出宋史

○世尊示滅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韋氏高宗母也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之高亭山
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代未幾示寂塔于寺
中師左綿雍氏嗣丹霞溥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
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
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
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
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
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

道藏二十一卷

二

無
記
燈

曰無盡燈監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
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
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
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
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
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
窮燈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
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
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
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

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
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
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劔刃上往
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
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曰即今
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
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
滿庭際一声砧杵落誰家

通載二二卷

十二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迂圓法師塔葬北山
瑪瑙坡○大惠移梅陽

癸酉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

吏人王中孚倡全真教
談馬丘劉和之命尚存

甲戌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
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
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禿其取
名閣其息數猶庶官

乙亥

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瑩撰字仲
温法嗣大惠杲禪師

丙子

六月有星晝隕○金改正隆元年○

詔大惠復為僧
住持阿育王山

丁丑

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意

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宋史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迁寤姓李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游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擔不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曰以所執扇示之曰為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為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木於汝州時丹霞淳道價方盛乃造焉問

道載二一卷

十三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得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礼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玄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焉宣和二年霞迁大洪為掌記室三年迁首座時金粟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參隨之復分座於圓通照闡提帶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半為神霄宮而又兩淮荐饑齋厨空乏二時所須雜以救乏既

孝耐

杭音

至命純以杭庫僧辭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
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
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初住舒之
太平又迂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
蘆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勉其行入
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
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麾退其兵
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
札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闕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
辟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遲其未虜

道真二一六

一四

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斂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
以為神助焉九月被旨住靈隱將行四衆踴慕百鳥
哀鳴十月有旨再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
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
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巳索浴更衣端坐索
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
年白鳥烟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
曰妙光

戊寅

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

○詔育王大惠再住徑山

己卯

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

宋史

庚辰 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辛巳 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晏封楚王太祖孫海陵王亮既背盟南伐以帝守京自立都

燕帝仁厚慈儉不嗜兵國內安 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壬午

孝宗睿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

師顛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

二萬沃田二十頃

道藏二十卷

十五

癸未

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華

迂寐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

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

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

遂和上溱指法味迺上雲居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

與提策以為法故腴勞難事趨走唯恐居後會悟入

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

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

禮辭遊諸方初今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

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

勞去聲

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
住南康歸宗未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速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
普說小參問答勘辯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
室中機辯捺縱殺活尤号明妙師初有發明即与此
庵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後此
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亡意於師不無所囑而
開堂嗣法不忘虎丘与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
香不原所得者異矣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
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住院
何至如蚊虻戀窟勸勉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
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
終或以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
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
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宣州寧國奚氏子幼
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謔以
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
出世法乎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齊為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理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竇奧旨趨寶峯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

聞見李歎賞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因結為方外交準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勤公語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為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峯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宗杲實來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閱四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古今差別曰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趨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悟顧師而語趨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為所激乘間扣曰聞和上嘗問五祖話不知記其答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

見玄妙園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分座令接納繇是以竹筵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号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袞袞不勑實僧中杞梓也抵雲居為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博無礙園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為

出世住
徑山

華
音

名閱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
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
師閱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
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教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
遵璞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叅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
話有省師可之及公疾華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
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園悟在蜀聞之囑
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
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

道藏二十一卷

十九

編置于
衡陽

于臨安府治唱園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
曰師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為什麼敗闕師曰盡大
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
佳衲子靡然空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
律教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問答具在錄時惠雲院忘
丁生之識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
李繹為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眾俱率令散處花
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
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叅政李公太

再與於
梅州

復僧住
育王又
住徑山

發時居鍾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
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
學徒百餘羸糧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
怡然由是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朝命住明
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
時上潛藩雅聞師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
陞堂有偈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
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

今道或二一末

二十

鷲嶺
鷲嶺

羨久之建邸立復遣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
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普寵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常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偈曰十方
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
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
師子窟內產狻猊鷲嶺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
垓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如衆星拱
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秋高
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
人老而不勅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共然有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焞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惠說法從橫踔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弘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曰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看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

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足者也焞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曰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在春陵永嘉徐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迂象臺憂愁涕泣焞授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復然二人也遂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沒于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蓋焞之親覩也

云二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

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由是
豐足

甲申 沙門祖瑋号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于世

乙酉 乾道元年

丙戌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戊子 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堂

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顯禪師於東京剎清安禪寺

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吐會

己丑 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六歲夢一

通叢二卷

廿二

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目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
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
院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白魁

髮采音

奇智性巧惠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諸佛元旨

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游湖湘

謁大滄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堅

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

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

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担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

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来自後
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
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迺吾不請之友矣遂
相與寢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
久當大興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暮向者眾師
乃隨宜為說或書偈与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与之
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与之頌咸得十全
至於祈禳雨暘伐恠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罪新梵字
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心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書頌

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復
示眾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
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加夫而寤時乾
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
奉全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尊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曰諱教亨
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
山居任城有年矣齋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
弟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

嘯音如 嘯音如 嘯音如

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
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日師果生焉拳右拇
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
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
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蜜驚顧襁褓師猶嘯嘯及晬
試以經卷酒杯遽拾經卷少長不茹輦血唯見僧行
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
於石七歲出家礼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
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
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自汴梁發足是夜寶

道藏三末

十四

公夢慶雲如金笑葉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
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
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
板回緣有省凝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
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
公公曰此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
佛公案否師笑曰見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
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有自得力量一日師
曰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
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

謬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
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
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
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
方丈後叢樹蒼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
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衆賀曰和上佛法
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廟旨主慶壽寺三年退居
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
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
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

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
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一二三四
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
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師自見
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垂慶寺度尼
百人賜田二百頃○西夏乾祐元年

庚寅

辛卯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瞎堂惠遠禪師奉詔見
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
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万機道冠千古覆護教

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
帝駐蹕維揚時賜号也上曰恨昔不見其呆老如何
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
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
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
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体现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
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上曰如

何是心師正身义手而立曰只者是上笑徐問德山
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
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
上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
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
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
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
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
初五入佛老之相
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

混三教之相糾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為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

槌都

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知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

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其詞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壬辰

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号佛海禪師

甲午

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徑一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乙未

淳熙。詔賜上竺白雲堂印
吳隱直楷堂印

道藏二十一卷

十八

丙申

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庚子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急禪寺今大

都西命玄冥顛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万人

癸卯

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翁華亭成

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卿志振江

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寡忽有悟入如服

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迂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

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迂當湖德藏居閱世堂為楞

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閱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

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宦九
日指座云宵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
只宜平地玄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
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諱憲惠憲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
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
見行李窸窣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
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癸卯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賚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通載二十卷

十九

甲辰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
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及十人

乙巳

宗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
證成擇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
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加夫授筆朗
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
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
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
須信宵中別有天

庚戌先宗博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顯宗先恭子先恭未立而卒帝

之業改年明昌

辛亥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癸丑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札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

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

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升座帝

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

支詣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

通事二十卷

三十一

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綿天

際後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常感祥瑞松

洞下章宗駕遊燕之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兜

率境碧蓮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報世宗第六子允蹈

甲寅 宗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辦是年正月舉五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法嗣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東林已庵顏公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苟氏

乙卯

宋寧宗立名擴

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疾甚

議知憲聖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
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即位
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
改年慶元
三月朔日

金國改年承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住仰山升

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

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

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

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道藏二十卷

卅一

庚申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辛酉

宋改嘉泰○

吳曦蜀

金改泰和○

那律德壽叛擊走之

壬戌

靈隱松源禪師入窈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

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

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

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

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

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

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箴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声一喝自是朝夕咨

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
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
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廼浮海入閩見乾元木
庵永公一日辨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
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漚師云矢上加
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
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
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
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
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

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
亦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
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
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迂靈隱遂
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庵嗣徒江
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為福明之香山平江之
埭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
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

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
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
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曰書偈曰來無所來
去無所去督轉玄關佛祖同措加夫而寤實嘉泰二
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
于北高峯之原

癸亥 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宗蓋不數遼

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窈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
人父術母素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

道藏二十一卷 廿三

犀
西音

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冠
擾辟地於表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
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十歲遽共
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
金剛經忽然通解歸白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
間萬事真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資第
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
足庵處菴髮遂携師入閩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
行為子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
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

見大惠
於育王

息師云不落有無中今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今叅堂是時老宿多在閩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叅林師悉叅扣徧歷五十餘頁善知識未後見大惠於育王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惠云你是第幾個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次年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稱

道藏二一朱

廿四

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頓出我一頭地乃移書与李侍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舛印可如席插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二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迁郡之天寧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号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奏云將謂陛下忘却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

光宗詔
住靈隱
堂宿觀

孝宗
見奏對
住徑山

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
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
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
逾時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
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
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
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輿以小童侍衛
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
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
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緡三萬之多

道藏二十一卷

廿五

以賜金
置田贍
僧

師叩頌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
辭師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
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
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
以自處号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
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
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与
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
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弥天罪過未
後殷勤盡情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

子

六五

膺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
 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
 真師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
 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号紫微觀趙侯
 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于
 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
 說云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飲
 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
 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冠謙之以來

馘古獲

道藏二卷

廿六

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
 鼻祖乃踵開元故事進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
 号置階品立範儀号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
 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
 官給命書有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
 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棗門所前有者而
 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庠始欲為怪則終為
 恠所溺其徒有高識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
 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
 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

庠部

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襍禮之妄參以禪定之說而無
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
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
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
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
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
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
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
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
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

謂舉棄門以自削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
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
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久矣
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剋爭奪之際天
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
將遂堙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
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
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
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
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湯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

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闕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教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榘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堰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

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駸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釋老鼎峙也耶諸方宗匠偕引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厯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未後把交之作也予其祕之當

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
徒步之燕猷的縈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
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
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為序引以鍼江
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
數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移刺楚才
晉卿序

迂叟司馬光也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空
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
無為自然取其曰任耳

通載二十卷

廿九

金國學士非江左諸儒鳴道集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謂無為無不
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莊子曰無益損乎其
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
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曰
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張大元也問去聲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
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
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
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
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
說姦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
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
浸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
此入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
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說

淫邪道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
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
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一千年来無
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
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
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
不但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家之說其害
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弥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
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黃之理

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
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病人
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
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
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
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
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
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

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須要出家要脫世網
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
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
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此秉彝又珍
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
秉彝都消煞得尽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
些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
盡絕為得天真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
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

相
去

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為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秘行哉圓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心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十三參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

通載二十卷

四二

伊
願

伊

提達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衆生為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大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陰
去

屏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
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
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
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
子之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關
先禪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心於其所當心疑釋氏心
如死灰槁木而心耳故徑出鄙語顧豈知華嚴圓

道學二卷

四二

教之旨一法若有昆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
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
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
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
林迦葉不聞弥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
學道者墮於無為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
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便是
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我以敬字為

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公而太虛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

人通載二一卷

四四

止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為大虛悲夫

上蔡謝良佐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湏斷直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免鵲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列
安世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

道載二十一卷

四五

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尔孔子之心佛心也彼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礼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噍才
笑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

龜倫

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
度僧持戒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
帝王者學佛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
國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
匹夫之齋戒尔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
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
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
故其說流通其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
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

道載二十卷

四六

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
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
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
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談蓋為
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窈冥枯槁乃是佛法至
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沮於報應因果
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
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盡矣為儒者慮似未盡
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

之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地不亦大乎彼以寂寞枯槁為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為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楊時

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

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
張拭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為自利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道藏卷二十一

四八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為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為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感矣

晦庵
朱熹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竟為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

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竟為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虚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老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為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蹟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

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為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探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

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尔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為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措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葦意者撤

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祕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佛然而怒惘然而疑凝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鼎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

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刻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苟卿子之徒歟此其

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跋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
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
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
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
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
性執相循名起閭諶之端結惑業之欲蓋不達以
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
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棗栢再
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叫哈囉悉利幢記

尚書右丞右轄文獻耶律履撰東丹王七世孫

三藏沙門叫哈囉悉利本北印度示光闍國人住雞
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
雨輒効皇統与其從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
境上請遊清涼山心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
靈岩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札札必
盡敬無間日日受稻飯一椀座有賓客分与必徧自
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
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
日示寐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彎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湏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蕝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

呼火

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着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鹽
玩古

池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講得一半
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參翌日早與嗽畢呼侍者我
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
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
膺三十有九

資壽及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父中大夫
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
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
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機感相契

道藏二十一卷

五四

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
夫壽源官嘉禾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礼禁無
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
神見鬼但未遇本今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新港
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
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
解聽者駭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号惠
以無着号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着
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秦時輾轆既罵不
動為什麼似輾轆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

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
不得語馮曰公會得也惠徼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
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薩婆訶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
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
而不顧且欲激其遠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
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
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
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
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相師意一刀兩段直下

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

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已庵顏
公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
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
已上所供並是詣實仍以偈明之有以礼部僧牒無
着師号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
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礼
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六念畢提唱具於
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

去矣年七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
閏二月未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
藏之

乙丑

宋改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通載卷第二十

五六

平江妙湛住持比丘尼如海助鈔參錠

普舊比丘尼智深助鈔壹錠

共刊此卷伏願志超佛行道繼祖
燈真常一性圓明福惠二嚴克備

